

茶亭巷里忆茶陵

张冬娇



茶亭巷



茶陵县总工会旧址

茶陵茶亭巷位于茶陵解放街，五总街与六总街的交界处。狭窄的巷道，在两旁二层或三层楼房的夹持下，只剩下一线天般的空间。炎热的夏天，穿梭在这样的小巷中，倒也荫凉闲适。

历史上，茶亭巷是一条非常热闹繁华的小巷，是茶陵传统休闲生活的集中展示。据记载，明清时代，作为政治中心的茶陵古城，茶馆兴盛，茶陵城内的茶亭巷、文星街、祖先街、复兴街、学门前街、七总街、高基巷等老街茶馆林立，打着“茶”“酒”旗的店铺、茶肆、会馆达60余家，其中又以茶亭巷最为兴盛。

茶陵，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以茶命名的行政县，茶文化自然源远流长。《续茶经》云：“长沙茶陵州，以地居茶山之阴，因名。昔炎帝葬于茶山之野。茶山即云阳山（一说景阳山），其陵谷间多生茶茗故也。”这说明，茶陵开始因产茶而被称为茶乡，后因炎帝葬于茶乡境内，是曰茶陵。

《茶经》亦云：“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茶祖于茶陵，故饮茶于茶陵始”，炎帝神农氏在茶山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因茶而解”，茶才得以传遍中华大地，并随之走向世界。可见，茶陵是茶文化的发祥地。

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苦茶”（茶即茶）和长沙魏家堆汉墓中出土的“茶陵”官印，云阳山赤松山北麓的峡谷里被称为“茶祖茶林”的古茶树林，湖口青岩壁上大面积的上千年的古茶树群落，以及下东街道、桃坑乡、虎踞镇不同规模的古茶林的存在，都是茶叶的活化石，印证了茶陵自古就有茶叶生长的记载。

在一个斜风细雨的人间四月天，我曾经来到茶陵秩堂镇马吉村，看过景阳山上几百亩的白茶基地。四周林立着的皇鸾仙、邓卓仙、泰和仙、霹雳仙和卧龙、大龙、白龙、岩子龙等四大仙四大龙，好山好水把这里孕育得清俊毓秀，灵气十足。山路盘旋，云雾缭绕间，那满山满岭的茶树林远离世俗烟火，与清风、细雨、沙砾为伴，把山水凝聚成天地间一方翠绿，将日月沉淀成岁月里一抹馨香。难怪茶陵

景阳山茶，曾经名噪一时，为皇室贡茶，是茶客们争抢的上品。

我也曾经看过云阳山的古茶树林。这里峰奇水清，云雾缭绕，雨量充沛，土壤疏松，昼夜温差大，有着得天独厚的孕育品牌茶叶的环境。那年，59岁的著名文学家黄庭坚，因受牵连被贬宜州（今广西宜山）经过茶陵时，就曾被云阳山群峰对峙、绿树环绕、奇石泉鸣、竹林鸟语之美景所抚慰，写下“松风半入烹茶鼎，夜鸟常啼挂月枝”的佳句。

品茶，自古就是古城一道靓丽的风景。古时品茗者，对煎茶之水很是挑剔。“用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茶圣陆羽，将天下水分二十等，认为“楚水第一，晋水最下”。发源于罗霄山脉的洙水，汇聚山林之琼浆玉液，澄澈碧透，甘冽清甜，是上好的煎茶之水，历来有“洙水煮茶，经日不腐”之说。此外，茶陵云阳山之赤松丹井、皇鸾仙的七孔泉水、吕石峰山的山泉等都是楚水中的佼佼者。

有了品质上等的茶叶，纯净的洙水，还要讲究容器的洁净、适宜的方法制作和盛装。茶叶投放量的多少、水温的高低、冲泡时间的长短，以及所用杯具的材质大小颜色造型等。所有这些，在老街人看来，都有着很深的学问。

老街的茶馆茶社，名字也取得颇为讲究，有“宝龄轩”“松怡楼”“群圣园”“清仙阁”“湘鄂”等等，只看名字，就觉得飘然若仙，如同世外仙人。集体休闲与娱乐于一体的茶亭巷，妖冶女子招摇的青楼也多，因而也曾被人称为花街柳巷。

在阳光疏朗的晌午，或潇潇细雨的黄昏，老街人安然于茶馆中，泡一杯淡茶，与时光对坐。静谧的日子里，看蓝天白云悠悠，听斜风细雨敲窗，轻抿一口清茶，细细品尝，缓缓咽下，一片茶香氤氲中，满是山泉阳光闲云白雾的味儿，仿佛置身于远离世俗的深山老林中。

茶，是一种静美，一种净化，是茶，将茶陵人浸润得简朴坚韧，勤劳醇厚。

新中国成立后至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这条街道集中了县城大部分机关、银行、医院、

学校和企事业单位，仍然是县城繁华热闹的中心。如今，它的东边仍保留着茶陵总工会旧址，一栋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典型的苏式建筑风格的房子，大门上镶嵌着毛体“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房子四围墙壁上，都是白底黄字的毛主席语录。茶亭巷斜对面的小巷，曾是1950年从三总桥移过来的县蔬菜场。小巷西边为菜市，东边为肉市，为日日集，当时格外热闹。如今，靠洙水边的小道上，还能看到当年搭建的蔬菜棚子，透过杂草丛生下的青砖黑瓦，依稀可见昔日菜市交易的热闹场景。

1949年，新生的茶陵县委机关，就设在茶亭巷的一座四合院里。那是一座砖木结构的两层楼房，主楼对着茶亭巷。房子破旧，许多墙面失修，门窗油漆剥落。县委办、组织部、宣传部在二楼办公，农村工作部、共青团、妇联会等都在一楼。房子紧张，每个单位只有两间办公室，县委领导每人只一间房，办公住宿都在这里。

这支主要由南下工作队组成的领导班子，挤在这栋陈旧狭窄的四合院里，运筹帷幄，带领茶陵人民很好地实现了由军事管制委员会到人民代表大会的过渡。他们充分发挥了党组织领导的核心作用，征集粮草、支援前线、剿匪肃特、土地改革、发展生产、救济救灾、医治战争创伤、重建美好家园等，有力地推动了新中国成立初期茶陵各项工作的开展。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随着城区规模向交通街、陵园路、炎帝路、城西的发展，解放街才渐渐冷落萧条了。茶亭巷两边也被两三层民居所占据，已找不到当年繁华的印记。但是茶陵的茶产业却迈上了新台阶，形成了“三湘红”“四水绿”“洙江翠芽”“洙江碧螺春”等众多深受百姓喜爱的茶叶品牌。特别是中华茶祖文化园的建设，将茶产业与茶文化深度融合，融观光旅游、茶事体验、购茶品茶等多功能于一体。这座“天下名茶大观园、天下茶人寻根地、世界茶人精神家园”的茶祖文化园将会让古城再焕新容。

“殡二代”入殓师：

“死亡是扇门，我是守门人”

易楚瞳

讲述

【编者按】

“死亡是扇门，它不意味着生命的结束，而是穿过它进入另一阶段，其实就是门。我则是守门人，在这里送走无数人……”最近，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入殓师》正在影院热映，这句影片里的经典台词，则是现实中入殓师的真实写照。由于历史传统与文化等因素，长期以来国人都对“死”以及与“死”相关的服务行业带着很深的忌讳与偏见。尽管世易时移，但观念的改变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在这样的情形下，对从业者无疑是莫大的考验。在株洲，也有一批入殓师，他们或子承父业，或学有所长，可外人却对其知之甚少。本期讲述的主人公易虎是一名“殡二代”，希望他的故事能让大家对“入殓师”这个职业有所了解。



工作中的易虎。（易楚瞳/摄）

“80后”的易虎是株洲福寿山庄陵园的一名入殓师。“让逝者更有尊严是对家属最大的安慰。”如同《入殓师》这部影片中描述的那样，2020年6月从业至今，易虎无数次与死亡打交道，一直坚持敬畏之心服务逝者，让他们体面地走完最后一程。

子承父业 小伙跨行成入殓师

由于大学学的是会计专业，在毕业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易虎虽然辗转各地，但从事的无一例外都是财会工作，直到去年辞职回了株洲。

易虎父亲是一名地地道道的农民。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为了谋生，他选择成为一名入殓师。与死人打交道，总归是有些让人忌讳，为此，父亲从不跟母亲说自己工作上的事。“我和母亲只知道他在殡仪馆上班，至于具体从事什么，每天要忙些啥，他从不提及。”易虎说，母亲为人开明，并不忌讳丈夫在殡仪馆做事，平日更不会过问他的工作。眼看易虎闲在家晃了一段时日，父亲试探着建议易虎去殡仪馆试试手。对于父亲的这个提议，易虎略感惊讶，但也让他打开了思路：自己从小就胆子大，时常一人一狗在夜里跑到山上去“野”，从心理上来说，倒也并不排斥与“死亡”打交道。易虎问自己：要不就试试看？

入职前，入殓师要通过三个月的应用心理、人体解剖、护理等方面内部系统培训。因城市规模所限，株洲的殡葬行业不像大城市，能做到流水线式的专人专岗。“每人都身兼数职，既要托运遗体，又要司职殡葬礼仪、遗体化妆，甚至操作遗体火化。”易虎说。

2020年6月30日晚，是易虎“子承父业”后的第一个晚班，也是父亲退休离岗前最后一夜。凌晨3点左右，殡仪馆里接到两个遗体拖运电话。由于父亲和易虎分属不同小组，临行准备前，二人并无

言语交流，唯独出车之际，父亲温热厚实的手掌在他肩膀上重重地拍了拍。他心里知道，这是父亲对自己的嘱托和期待。入伏后的夏夜闷热又难熬，原本紧张的情绪，也随着父亲的举动消去，“那一刻，我才真正懂了父亲，他是希望我能踏踏实实将这份工作干下去。”

理解生命 给逝者最后的尊严

那天晚上，易虎负责接运的逝者是一位老人。亡者因病过世，走得挺安详，但隔着橡胶手套的手指触碰到留有余温的遗体那一刻，易虎内心还是不禁“抖”了一下，几秒恍惚之后，他立马调整心态，进入工作状态。

人死后，按照规矩，双脚应先离开医院大门，而后再落地殡仪馆。易虎说，这或许就像电影《入殓师》里说的那样，“死可能是一道门，进去并不是终结，而是超越，走向下一程，正如门一样。”而最初踏入门外另外一个世界的，就是人的脚。

“无论逝者生前怎样，都必须让他有尊严的走完最后一程。”易虎介绍，他们要尽量让逝者面容像生前一样自然，这样亲属也能得到些许抚慰。

如遇非正常死亡的逝者，入殓师还要进行整形、拼接、缝合、防腐等处理，尽力恢复逝者生前原貌。比如遇到身体塌陷的情况，要用棉花垫实；遇到组织破损，要用透明尸线缝合；骨头有损坏，要根据人体结构进行拼接；其他一些伤痕则是用妆影来弥补。刚入职的头一两个月，易虎常常彻夜难眠，即使睡着了，睡梦中也时常浮现白天的景象，甚至会在梦中惊醒过来。好在这些困难随着时间推移慢慢都解决了。

“不论他们生前经历了什么，我们需要做的，是给予他们最后的尊严。”易虎介绍，殡葬行业人员流动性不大，殡仪馆员工多来自社会招聘或民政学院相关专业的毕业生。不是所有人都能通过



茶亭巷

旧事

最美的青春印迹

陈朝阳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从罗霄山脉下一所偏远的乡村中学考入攸县师范，并在这里留下了自己最美好的青春印迹。

每天晨曦微露，学校的广播就开始播放运动进行曲，寂静的校园里很快变得人声鼎沸，一个个朝气蓬勃的身影从寝室冲到操场。清点人数、做操、跑步，“一、二、三、四”的雄浑口号声响彻跑道。如果是冬天，学校还会组织环城跑，学生们单薄而瘦弱的身影也在这日复一日的磨炼中变得健壮起来。跑完步后，便是自由诵读时间，操场上、林荫下、假山前、花坛旁、亭子内……校园里四处活跃着学生们大声朗诵的身影，音色清亮、感情饱满的朗读声荡漾在校园的每个角落。

每天下午正式上课前，学校要组织大家开展“三笔字”练习。所谓“三笔字”，是指毛笔字、钢笔字、粉笔字，这也是每位师范生的基本功。书法老师会四处走动、检查指导，学校也会安排高年级与低年级结成友谊班，开展“传帮带”。经过三年练习，大部分同学都能练出一手漂亮而又道劲有力的“三笔字”。

上学期间，我最幸福的事是去学校图书馆借书、看书。第一次走进图书馆时，我如同刘姥姥进了大观园，头一回见到这么多书，我觉得哪怕是自己全身都长满眼睛，也不够用。此后的每个星期天，我都泡在这里，有时候看书入了迷，连午饭也忘了吃。有几次夜幕降临后，都是管理员反复催促，我才恋恋不舍地走出去。

体育课的跳山羊环节，则是我在校园经历过的最尴尬时刻。由于当时个子矮小，我对那些用木头做成的高大的山羊心存恐惧，看着同学们一个个都轻松跳过去，我只有鼓足勇气助跑、起跳。然而幸运之神并没有眷顾我，我直接双腿跨坐在了木山羊上，大家忍不住都笑了起来。好在体育老师很有耐心，反复给我讲解跳山羊的动作要领，经过课后反复练习，我终于能做到轻轻一跃便顺利跳过去。

时光如白驹过隙，不知不觉间我走出校园已有三十年了。如今，洙水河畔的那座最美校园已改成了其他学校，而我的青春岁月也早已一去不返。

三个月的试用期考验。有的人来时嘴上说着“天不怕地不怕”，结果值夜班时，要找人结伴上厕所，5分钟看一次表，盼着天亮。一些人甚至熬不过一晚就会递交辞呈。

艰难前行 被需要也被忌讳

有人说入殓师神秘而伟大，也有人说正因为有了入殓师，暗淡的死亡才成为充满温暖的告别，但这些温情字眼仍抵不过现实残忍，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与死亡相关的一切总归是一件需要避讳的事情。

结婚前，易虎的岳父母便已知晓亲家公的职业，但想着女儿并不常和公公住一块，因而并未太在意。直到2020年初，岳父母听闻女婿要“子承父业”，态度开始转变。“岳母最初特别介意。在她看来，大多数亡者是因病过世，她担心我感染病菌，或沾惹上一些‘不干净’的东西。”好在妻子通情达理，经过她的多次协调，岳父母最终妥协下来。

已经结婚生子的易虎，一般不会对外主动提及自己的工作，遇到孩子学校间及父母工作单位时，妻子也会以“民政部门”的模糊表述带过，“不想因为自身行业的特殊性，给儿子的学业或交友造成困扰。”易虎说，自己经历过就明白，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友情的作用无可替代。

和其他“80后”一样，易虎也会经常约朋友吃饭、喝酒或唱歌，只是聚会的圈子并不大，一般都是同事或者从小玩到大的朋友。“大家听说我转行当了入殓师，特别吃惊，但并没有因此排斥我，我很感动。”

易虎说，这份工作让他看到很多地方看不到的“人间百态”，也目睹了众生在死亡面前的不同态度。“人生最后一程应当被温柔而有尊严地对待。工作没有贵贱之分，被人需要，就是我们的价值。”

B4

株洲日报

22593776

2021年11月19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赖杰琦
美术编辑：王 莹
校 对：马德春

时光
SHIGUANG

千金药业

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协办



本版各栏目投稿邮箱：
zzrbsq@163.com

真情

我的母亲

高兴

1938年，我妈出生于市区一个小商人家庭，师范学校毕业后成为小学教师。但因为爱情，她不顾亲友的反对，顶着同事们难以理解的目光，毅然辞掉了国家教师的“铁饭碗”，陪伴父亲回到农村生活。

一个自幼生活在县城的年轻“街上妹子”对“三农”可以说是一片陌生、一窍不通，虽然“闹”出了诸如“多栽一些红辣椒苗，少栽一些青辣椒苗”的“笑话”，但母亲以她倔强的性格，迅速适应山区的艰苦日子，插田割禾，开荒种菜，养鸡喂猪，样样都不落人后……后来乡亲们得知其教师身份，将其招到大队小学当了民办教师，继续她热爱的教育事业。

一次，我妈到某学生家中家访，被狗狂追猛咬，被吓得六神无主，脸上眼泪流，腿上鲜血流，但她仍坚持做完家访，但脚上从此留下一条丑陋的伤疤。有年暑假，区联社组织教师培训，当时妈还在哺乳期，领导都劝她请假，但她仍然背上行囊，怀抱女儿，坚持参加学习。

后来妈回到县城工作。县城到了雨季容易涨水，为了不耽误她所教学生的学习，我妈总是会千方百计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或地势较高的房前屋后，或坚固偏远的堤边树下，挂上一块小黑板，召集学生每人带一条小凳子，坚持集中授课。

返城后，我妈不仅要担负起繁重的教学任务，还要挑起照顾家庭的重担，记忆中妈妈走路总是急匆匆的样子，每次回家，站在门口就卷起了衣袖，东西一放就快步走进厨房，拉开藕煤炉门给我们做饭。上世纪80年代，父母工资不高，我们兄弟姐妹4个正嗷嗷待哺，妈妈只能竭尽所能将有限的食材做出花样，包子、馒头、腐乳、豆豉、甜酒糍粑、腌菜糟鱼……她端出的一样样美食，都长留在我记忆的深处。

退休后的妈妈，每天还会守着电视看新闻，捧着书报杂志、侦探小说看得津津有味。哪怕到了80多岁，当大家聊国际国内大事时，她都能参与其中，网络词汇、潮流时尚也能说出个一二。遇到了生僻字，她还会拿个本子记下来，或查阅字典，或打电话请教儿孙辈，用她的话说，“这是防止老年痴呆，不给你们添麻烦”。

如今，妈妈离开我们已有一年，但音容教诲仿佛就在眼前。

妈，我想你了。